

八年抗戰

如果人生有一張成績表，你的一張會是代表成功的「星星」多，還是代表失敗的「交叉」多。在偉恒的成績表上，應該有五粒星！

他今年二十二歲，人生的道路只走了一小段，經歷的卻比任何人都要多。他從十五歲開始，便要面對惡魔挑戰——那一年，醫生發現他患上骨癌，為保命，右腿膝蓋以下腿骨要切除；然後他要長期住院面對艱苦的化療療程。

以為逃出魔掌嗎？哼，命運魔掌又伸出來……

偉

恒的成長路途是孤單而寂寞的，當其他大男孩大夥兒去踢波、去打機去結識女孩子時，他卻在醫院孤獨地抗戰，撐着虛弱的身軀忍受連止痛劑都無法壓抑的痛楚，看着牆上大鐘滴答滴答的時候時分秒緩慢地流逝。

八年來，他不斷在醫院進進出出，以為康復可重過新生活嗎？隔不了多久，惡魔又把牠送回醫院。

以為長期住院的他必定瘦弱不堪，面無血色？錯了！偉恒是有點瘦，卻是個陽光大男孩，站直身子足足有六呎高。

鋼腿被迫橫行

如果你沒有X光透視眼，當然看不出他的

腿布滿鋼條和鋼釘，看不出他沒有膝關節，看不出他的右腳不能屈曲半分，於是，惹來一次又一次的誤會。

「試過搭巴士，我坐在近車尾部分，乘客要面對面坐的座位，坐在對面的太太見我一上車便把腳伸直放到她腳邊，已經好唔鍾意咁『掘』住我，然後全用好厭惡的眼神望住我，我惟有拉起褲管，指一指啲疤痕，太太先知道我隻腳做過大手術，唔係特登，結果她反過來猛同我講唔好意思！」偉恒說。

又有一次，他下班後乘地鐵回家，由於太迫了，剛好車廂內有一個空位，他就坐下休息，但腳無法屈曲，直伸到路中心，有位和他年紀相若打扮潮爆的青年經過見狀，認為偉恒

偉恒乘搭地鐵、巴士經常惹來白眼，別人以為他霸道將腳伸到路中心，其實他膝頭被切走，無法屈曲，阻人乃是情非得已。

骨癌少年擊倒惡魔



►這兩條鋼條幫偉恒重建右腳，現時已取出，他珍而重之地將它們保存下來。

痛楚爬滿神經線

是的，有誰比親身經歷過的人更清楚。偉恒拿起我的記事簿，一邊畫圖一邊向我解釋手術過程：「人的小腿有兩條骨，一條粗，一條幼。醫生將我膝頭切走，將我左腳小腿的幼骨移植到右腳，另外找來一條其他人捐贈的屍骨一同接駁放在右腳，然後釘了好多鋼條和鋼釘，縫好傷口，癒合後便可以走路。」

偉恒說手術後一覺醒來身在深切治療部，胡醫生就站在他身邊，他清楚記得胡醫生非常緊張的問：「偉恒，你快試試動一動腳趾？」他照做，忍着痛楚，腳趾果然動了半分，胡醫生笑了，確定手術成功。

手術成功，但之後等候傷口癒合和骨頭重新生長的三個月，卻是偉恒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。他說，一清醒後，便感覺到痛楚從腳骨爬向上身一直伸延到腦袋，侵蝕他每條神經線。到底有幾痛？他這樣形容：「試想像將你雙腳腳監生的斬成一件一件，攤在地上不理它，你會有幾痛？」

醫生為他安裝了自動注射止痛針藥系統，

腿骨爬滿癌細胞

霸道，特地踢向他的右腿——「吔！」有人叫了一聲，原來偉恒小腿裝了保護鋼架，承受了踢撞力，那青年用來踢他的腳，應該好痛！

青年不知他遇上的偉恒是個改造人。八年前，他是這樣發現惡疾的——

「十五歲那年，正在讀中二，一天在操場上跑步時被同學絆倒，之後右腳膝頭痛了個多月。捱到新年，痛到不得了，父母送我入急症室。」偉恒說。

當時主診的東區醫院骨科醫生胡永祥為他進行多項檢查，包括X光和抽組織檢驗，結果發現他的右腳膝頭被癌細胞佔據。

十五歲便被癌魔找上，父母驚聞噩耗後



偉恒經改造後的右腳留下長長疤痕，最近又斷腳要裝上特別鋼製支架。

擔心兒

子受不住打擊，不但自己不敢告訴他，更請醫生和護士幫忙隱瞞。哪知偉恒一直在悄悄打探，一早清楚知道自己的病況。

「有病要醫好正常，情況幾嚴重我都要接受。記得嗰日醫生告訴我我要做手術時，爸爸媽媽在一旁幫助解釋，隱隱晦晦的，好驚嚇親我……其實我比他們更清楚！」

整整有半年時間，過程艱苦而漫長，全程沒停過半聲，主診的醫生和護士都讚他厲害！當年的主診醫生胡永祥，現已轉職養和醫院，任骨科部門主任，他向記者解構偉恒的病況：「他右腿所患的是成骨肉瘤（osteosarcoma），是小孩最常見的原發性骨癌，膝頭亦是最常病發位置。這是奪命病症，在八十年代的存活率只有五成，故醫生一發現病人患上這種骨癌，為保命不得不截肢。」

但截肢手術對年輕病人無論在生理上或心理上帶來極大衝擊，故醫生想盡辦法將傷害減至最低，最後決定為他進行顯微外科手術，利用自身及異體骨移植至右腳，重新接駁血管，令右腳骨重新生長。

這是一項相當複雜的大手術，醫院動用了數名醫生同時進行手術，而整個手術共進行了十個小時。這手術的複雜性在於將自體移植腿骨內的血管逐條接駁，而血管接駁屬於極微細的外科手術，用來接駁的手術線比頭髮更幼，



▲中二那年，大病初癒，偉恒因化療而脫光頭髮，一副病樣。



▲完成化療療程，頭髮迅速生長，回復朝氣。

如接駁不好血液無法順利流過，這根移植的骨頭或會枯死，故分毫不能有誤。

偉恒左腿被抽走幼骨不會對走路造成影響，因身體會自我調節，粗骨會慢慢生長變得更粗壯，足以負荷身體重力及行走。

但偉恒的手術並不完美，因醫生未能解決他右腳不能屈曲問題。胡醫生說：「膝頭切走



刀疤見證抗癌歷程

雖然偉恒要忍受不能屈膝的不便，但他能逃離病魔掌，重新走路、上學，這一仗已大獲全勝。以為從此能輕鬆過活嗎？命運之神也真無情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度向他宣戰，將他撞入醫院。偉恒卻又真正是打不死戰士，咬緊牙關一次又一次迎戰。

惡魔第一次重臨在〇二年，即手術後三年，偉恒覆診時照電腦掃描發現兩邊肺有陰影，原來癌細胞爬到肺部肆虐，偉恒又要入院抗癌，在背部開刀將左、右兩邊肺部被癌細胞侵蝕部分切走，及進行手術前和手術後共八次化療。因此，偉恒的身體除了雙腳的十吋長疤外，背部又多了疤痕，見證着他的抗癌歷程。

之後，偉恒又經歷三度「腳災」，第一次是前年與父母回鄉度歲，在電單車上被拋下來，腳掌「啪」一聲着地，斷了，父親找來一根粗竹枝給他當扶手拐着回來。幸好這一次只碎了腳掌骨，沒傷及移植的腿骨，醫生用石膏固定，等腳掌慢慢癒合。

第二次腳災是去年中他右腳突然腫痛，父母擔心骨癌復發，馬上送他見胡永祥醫生，一照X光，發現異體移植的那一條骨產生排斥、發炎，醫生為偉恒開刀將異體骨取走。幸好他自己的那一條骨在這數年間不斷生長，已變得很

針口插背脊，偉恒感到痛楚難忍時，可以按一下掣，系統會自動注射Soo止痛劑。而為免注射過量，每次注射後系統會自動上鎖。偉恒說，針藥止不了痛。

拒打化療針

當時偉恒雙腳在手術後被吊在半空中，防止血液流動滯緩。在等候期間，他仍勉力忍着劇痛做腳趾運動，先動趾公，然後第二、第三隻腳趾……一直到腳趾尾，因為他相信，腳趾活動得愈好，他將康復得愈快。

身體的痛楚只是一部分，偉恒同時要面對的，還有手術前和手術後的化療，忍受藥物帶來的強烈反應。

「由於我細個，血管幼，化療藥打入手腕血管流得慢，所以醫生在我心口開個窿放入針頭，方便注射入大動脈，好唔舒服……打完化療仲更加辛苦，食乜嘔乜，好瘡，剛剛吃完，不到幾秒就統統都嘔出來，嘔完又要打針……有時發瘡癰，見姑娘要來給我打化療針，我會死命的按着針口不給她！」

小子雖然偶有意志薄弱之時，但還是勇敢面對。三個月後，偉恒學企，他清楚記得當時的感覺：「腳一掂地，一用力，我就覺得全身的血好似瀑布般湧向隻腳，個頭無晒血，好暈……」

出院當天，偉恒堅持不坐輪椅，不用手杖，打算一步一步走出醫院大樓，證明自己真正正康復過來，哪知當天他一入升降機已幾乎暈倒，最後要父親攙扶才能踏出醫院大門。

顯微外科重建右腳

偉恒由發現骨癌到切腿骨、改造、化療，

後，本來可用人造膝關節，但關節只可用十幾年，偉恒還年輕，有生之年可能要換幾次膝關節，而每次置換膝關節都要切走部分骨頭，對一名年輕人來說傷害好大。」

二〇〇六年六月七日

醫療信箱

讀者 Irene 來信：

醫生，我媽媽被診斷出結腸患腺癌，令我極度擔憂。上年五月因發現胃癌，所以已切除胃及部分結腸。上年十月開始感到下腹疼痛，在瑪麗醫院做了一系列檢查，包括磁力共振、電腦造影掃描、X光、結腸鏡檢查等，結果顯示痛楚是因為腫瘤阻塞了大便而引起的。而癌已擴散致盆骨，所以即使手術切除腺癌後仍要化療，而淋巴結亦有脹大迹象。

所以想請問，我媽媽是否適合在短時間內再做多一次手術？手術會有何結果？癌症已擴散至盆骨及淋巴結脹大是甚麼意思？此癌症的生存機會有多少？化療後她能否完全康復？化療是否真的有用？如果她需要化療，這表示她癌症去到第幾期？手術後腹痛會否消失？

養和內鏡中心主任陳志偉醫生回覆：

手術要視乎需要性，若然現在你媽媽有腹痛及大便有阻塞，看來手術是必需的！

病人是否適合在短時間接受手術，術前重點檢查是必需的，例如心臟病、貧血等等。此等情況只需在手術前將之糾正，將手術之風險盡量降低。

經各樣檢查後，如發現淋巴結有脹大，即表示已有癌細胞轉移之可能性（因癌細胞普遍會跟隨附近淋巴或血液轉移到身體其他部分），但要準確知道有否淋巴轉移，則需將有懷疑之淋巴結取出在顯微鏡下檢驗才能確定。當惡性直腸或乙結腸腫瘤轉移至盆腔，腫瘤已屬於後期。

腫瘤如屬後期，手術加輔助治療是有希望能根治病情，但成功率偏低，後期腫瘤復發機會亦比較高。

若發現有淋巴轉移，一般均建議接受化學治療，手術切除只可作局部治療，而化學治療均可將未能看見之癌細胞消除（殺掉）。

如腹痛是由腸梗阻而造成的話，手術切除梗阻部分後，大便暢通，腹痛自然能舒緩。但若不適是由其他而引起，則需由醫生作進一步檢查。

如有任何醫療疑問，可將問題電郵至以下信箱：
medicfile@singtaonewscorp.com

下期預告

六十幾歲的張女士一向健康，沒有大病過，但這天卻發生怪事——她伸手取物時，竟發現右手不聽使喚不是向前伸，而是如蛇行般移行向前！為甚麼會這樣？！實在不對路，她大驚，馬上向醫生求救……

粗，故取出後對走路沒有影響。小子又捱過。第三次腳災發生於去年底，偉恒在電腦城上班，怎料右腳又劇痛，他忍了三日才向醫生求救。醫生一檢查，發現他的右腿骨斷了，估計是工作時搬貨，腿骨無法承受重量而被壓



▲偉恒心願是買一輛的般小車，然後改裝將油門和煞車掣移至左腳位置，他便可以開車了。



偉恒還年輕，眼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胡醫生說會繼續研究，解決無法屈膝問題。

忍着痛大笑

斷。醫生為他安裝鋼製腳架，等斷骨自行癒合。

從十五歲到二十二歲，有足足八年的時間，偉恒不斷與命運對戰，幾乎沒有歇息的時間，身心應該很疲累。問偉恒會否覺得命運特別刻薄他？偉恒眼神閃過一抹無奈。「病要是選中你，你避都無得避，做家發生的，算是小事啦。我不怕病，但病也要病得精采，千祈不可退縮！」偉恒說。

最近偉恒見自己康復得七七八八，馬上找工作，在電腦公司當文員，負責輸入資料，這樣改造腳便可安全地放在辦公桌下。

現時偉恒除了不能屈膝這百分之二的遺憾外，還有另一點不完美，就是不能開懷大笑。「因為醫肺癌時左、右肺各切了一半，做家笑得大開心個肺會痛，情況好以個波洩咗氣，無法泵脹咁。」偉恒說。所以他看喜劇電影，都會提醒自己不要笑得太過分。

但成人不讓自己開懷大笑又說不通，所以，偉恒說寧忍痛，也要大笑。☺